



紅軍在藍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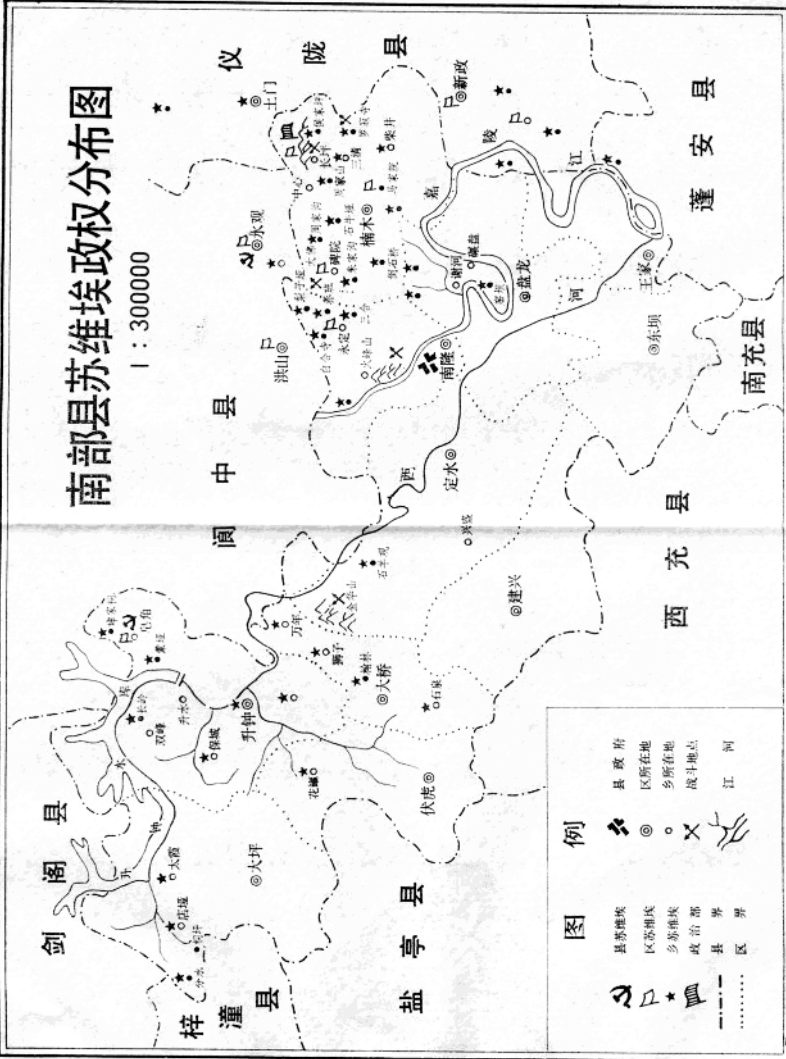
徐向前題

一九九〇年五月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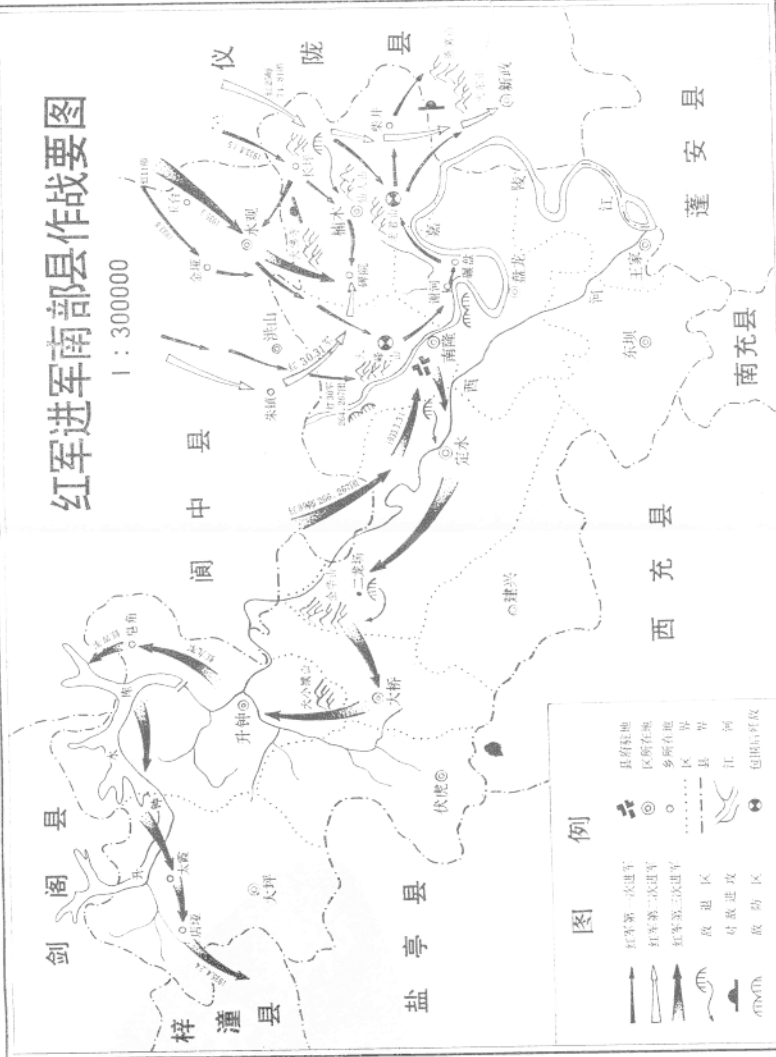
南部县苏维埃政权分布图

1 : 3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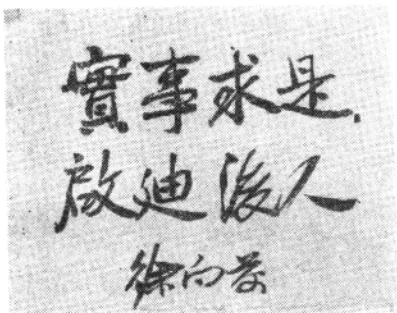


红军进军南部县作战要图

1 : 3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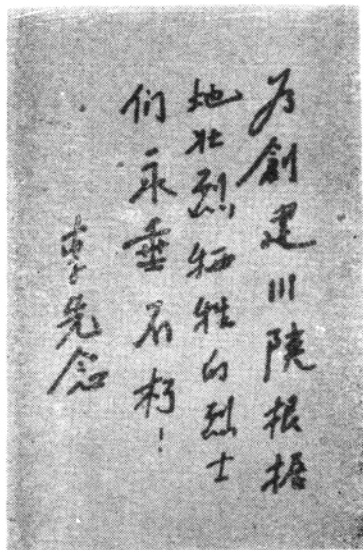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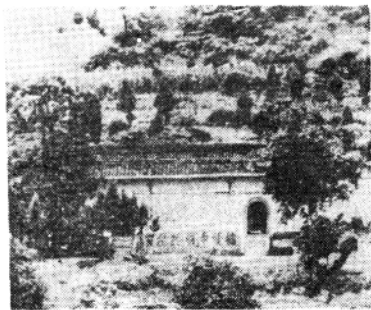
↓ 徐向前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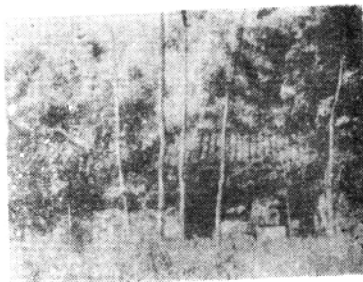
↓ 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沿嘉陵江东岸考察，曾在碑院文锋院居住过，图为徐总住居遗址。



↓ 1933年9月，红九军二十七师建立了中共闽南县委，县委机关设在闽南交界的水观场（音），图为闽南县委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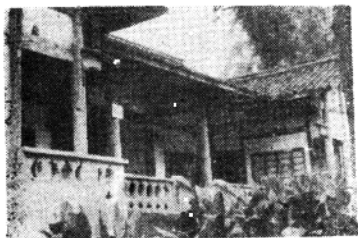
↑ 李先念题词



↑ 1933年9月，红军在闽南两县接壤的水观场（音）建立了闽南县苏维埃政府，图为闽南县苏维埃旧址。



↑1935年3月，红军在升钟区皂角乡锦竹湾成立了德丰县苏维埃政府。图为锦竹湾概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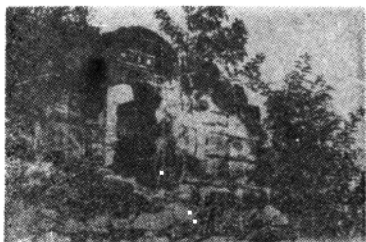


↑1933年8月，红军盐业总经营部在南部碑院建立。图为总经营部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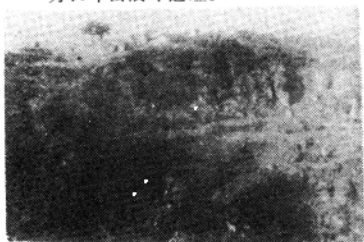
→1933年8月，许世友率红九军与盘踞于禹迹山的徐子辉民团激战，获全胜，图为禹迹山战斗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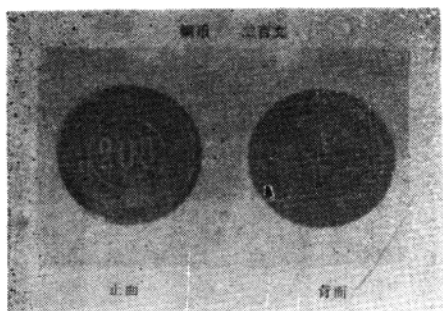


↓1933年8月，红九军进驻南部长坪山，二十五师政治部设在山寨。图为二十五师政治部旧址。



↓1933年8月，许世友率红九军八十一团与南部长坪山守敌马冀伯民团激战，取得胜利。图为长坪山战斗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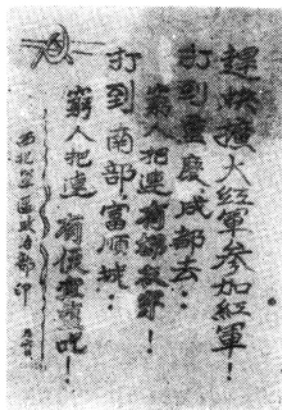
川陕根据地建立后，红
军用的纸币、布币和铜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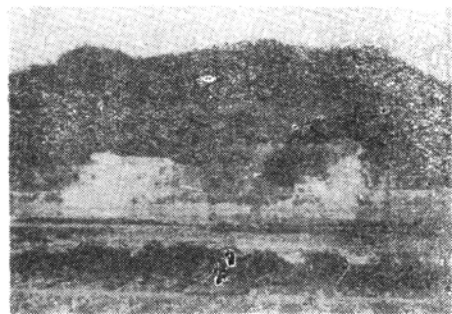


↓ 红十师政治部刻制的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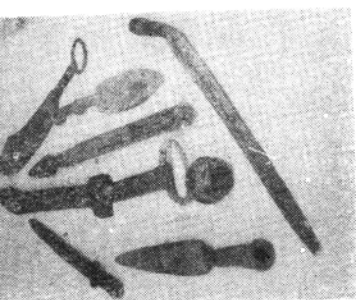
→ 西北军区政治部印发的传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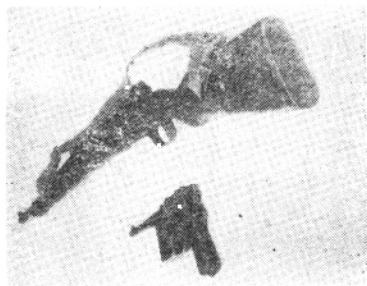


←1933年8月，红军二六七、八十一团一举歼灭据守在火烽山的谭锡珍部。图为火烽山战斗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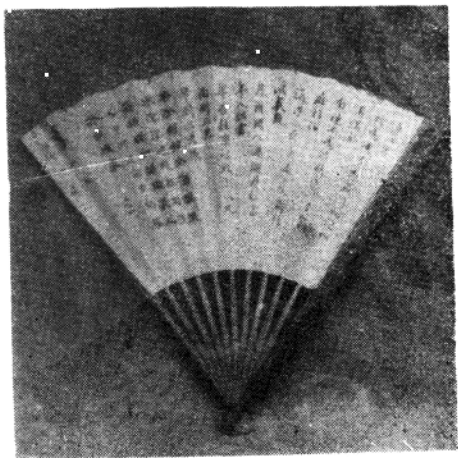
↓升钟寺起义时，红军和游击队战士使用过的枪支。



↑升钟寺起义时 红军和游击队战士使用过的刀矛、剑、锤等自制武器。



→升钟寺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川北工农红军政治委员覃文同志生前使用过的纸扇。



编 审 领 导 小 组

组 长：蒲显福

副 组 长：蔡小林 赵学清

主 编：赵学清 杨绍儒 段咏新

助 编：任定隆 姚会明 何光明

吴明星 罗泽杰

书 名 题 字：徐向前

前 言

中共南部县委党史研究室，经过艰苦的劳作，编辑的《红军在盐乡》一书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政治意义的事情，是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科书。

早在1928年，南部县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南部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展开了新与旧、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的激烈搏斗。1933年8月，南部人民迎来了盼望已久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的领导下，为救民族于危卵，解民众于倒悬，三进南部盐乡，艰苦转战。广大苏区军民，团结战斗，在我县嘉陵江以东和仪陇部分地区进行了仪南战役，县境内长坪山、大佛寺、楠木、火烽山、金华山等地展开了数十次大小战斗，解放了南部县嘉陵江以东、以西大片地区。在阆中、南部交界处的水观音建立了阆南县苏维埃和在县境的皂角乡锦竹湾建立了德丰县苏维埃。先后建立了8个区苏维埃，55个乡苏维埃，250个村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南部人民热爱红军，踊跃参加红军，他们把自己的优秀儿女一批又一批地送入红军。母亲送子、妻送郎、兄妹齐参军的情景激动人心。前后三年，南部儿女参加红军达12000余人，其中还有百余名妇女。在此

期间，盐乡军民为了巩固苏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一面加紧农业生产和棉、丝纺织，一面大力发展传统的井盐生产。在川陕苏区食盐极度缺乏的时候，广大盐工在盐霸弃井外逃的情况下，恢复发展盐井4000余眼，建立了盐业分厂37个，月产食盐70万余斤，满足了川陕苏区广大军民食盐的需要。当年南部发展食盐生产正如许世友同志回忆的，“如象发现了神话中的宝窟一样”。

红四方面军1933年8月至1935年4月在南部的战斗历程，是红四方面军战史的重要篇章，是光荣的历史，是战斗的历史，是南部人民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谱写的一部壮丽史诗。编写这部史料，既丰富了党史、军史资料，又是对长眠在嘉陵江畔、西河两岸的革命先烈的沉痛悼念；同时对南部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我们要牢牢记住：昨天前辈创业艰辛，今天的大好时光应当加倍珍惜，坚定不移地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沿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艰苦奋斗，努力建设先烈们用鲜血染成的南部这块土地！

蒲显福

1990年6月29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红军进入前南部的革命斗争形势	(1)
第一节 残暴的封建统治	(1)
第二节 地下党组织及盐工的斗争	(6)
第三节 组织武装斗争，迎接红军的到来	(8)
第二章 红军三进盐乡的军事斗争	(13)
第一节 几次重要战役战斗经过	(13)
第二节 仪南战役在南部的的重要战斗	(24)
第三节 强渡嘉陵江及西进途中在南部的重 要战斗	(32)
第三章 扩大苏区、建立政权	(38)
第一节 建立地方党组织	(38)
第二节 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	(43)
第三节 建立群团组织和地方武装	(68)
第四章 发展盐业，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77)
第一节 夺取南部井盐的战略目的	(77)

第二节	盐乡人民迎解放·····	(79)
第三节	军民合作发展盐业生产·····	(81)
第四节	抢运食盐·····	(86)
第五章	建设苏区，巩固政权·····	(89)
第一节	土地革命·····	(89)
第二节	宣传工作·····	(95)
第三节	教育事业·····	(98)
第四节	卫生事业·····	(102)
第五节	工农业生产·····	(105)
第六节	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	(110)
第六章	红军撤离南部，盐乡人民坚持斗争·····	(117)
第一节	张国焘执行“左”倾肃反政策，滥杀 无辜·····	(117)
第二节	红军撤离南部，革命转入低潮·····	(121)
第三节	坚持斗争，革命烈火继续燃烧。·····	(126)
附录	·····	(135)
一、革命文献	·····	(135)
二、标语、口号、传单	·····	(159)
三、英烈简介	·····	(166)
四、革命回忆录	·····	(180)
五、红军故事	·····	(224)

六、红军歌谣、歌曲·····	(274)
七、红军人名录·····	(288)
八、敌伪资料选录·····	(359)
后记·····	(380)

第一章 红军进入前南部的革命斗争形势

南部县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由北至南横贯78公里，县境东界仪陇、蓬安；南接南充、西充；西连盐亭、梓潼；北邻剑阁、阆中。全县幅员辽阔，有民谣：“宽南部，野巴州……”之称，面积29.22万平方公里^①，人口71.1万人^②。三十年代初期，南部人民不堪忍受残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过轰轰烈烈的抗暴斗争和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入川，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残暴的封建统治

红军入川前，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各霸一方，自成体系。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争战，矛盾重重。为扩大势力范围，连年混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3年，四川军阀混战达470次，平均每月两次。多次战祸殃及川北地区，不少战事就在川北境内进行。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战祸之烈，在中国甚至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三位一体，对人民群众施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

削。陷广大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南部县属军阀田頌尧防区，南部，原为川军何光烈第五师李炜如团防地。顺泸起义何光烈下台，李率部投二十九军被任命为旅长。自此，南部正式划入田頌尧防区。

田頌尧，同四川别的军阀一样，为增加实力，扩展地盘，对人民一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田赋实行预征，初期一年三征，到1931年急增至一年十四征，已预征到1978年。李炜如这个军阀，贪婪凶狠，一面依附田頌尧而存在，另一面又讨好相邻大军阀28军军长邓锡侯保住阵脚，扩大反动武装与地盘，图取得最高的地位。因此，该部不择手段地加紧对南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榨。在川北，除田赋之外，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捐税就达百种，主要有青苗捐、门牌捐、清乡捐、烟捐、屠宰捐、酒税、印花税、壮丁费、马路费、灯花税、差遣费、招待费、人口捐、草鞋费，就连叫花子也要缴纳花子捐。地主豪绅还仗着“庄子”，作坊、盐井加租加税，巧取豪夺，利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如“跟头利”、“翻山利”、“月百钱”、“先头利”等。人们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苛政猛如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随着农村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仅占土地的25%至30%，而2%左右的地主，就拥有土地70——75%。据查：1931年，升钟区小河村，共有土地3376.5亩，村民310户，地主豪绅6户就占有土地近80%，而95%以上的农民占地仅达20%左右，其中60%的是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升钟区团总何义普，不仅是当地的团阀，而且是个大地主。他在升钟区小河村就占有土地600多

亩，占该村总耕地面积20%，另外5户地主豪绅占有土地1800余亩，占该村土地面积60%^③。这个村的广大劳苦农民，由于惨遭地租、高利贷的剥削，生活难以度日，老者饿死沟渠，少者逃奔他乡。留守家门耕种土地的农民，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悲惨生活。升钟寺起义的游击队长杜天匠的母亲就活活饿死在1932年腊月18日，临死时再三向地主求口米汤喝，都遭拒绝，结果含泪而亡。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村在当年一次就饿死17人。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穷人一样苦。南部籍老红军、现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级老干部段玉明，童年时因父亲无力纳税缴租，家里负债累累，无法养活一家人，她五岁时就被卖与黄义昌家收养，后来黄家也无力收养她了，又将她以15丈白布的价钱卖给了新政坝王姓人家作童养媳。

封建统治者不仅榨取农民的血汗，还用贪婪的双眼死死地盯在盐工的身上。南部县凿井熬盐距今已有1900余年的历史。过去，因川北缺盐，历代为发展盐业，采取“优待灶民，厚利商贾”的政策。1929年，南部盐井发展到18742口，盐户达3201户^④。反动统治者把它视为可口的肥肉，大肆盘剥盐业工人，强行摊派苛捐杂税，特别规定盐工缴挨门捐、人头税、枪支款、壮丁费、灯油钱等等，连给蒋介石祝寿也要强迫每个盐工捐孝寿款200元。一个盐工每天搬八担盐水，每月薪水四、五个银元，有时不付银元，就给盐工称大米。劳动一年，得到微薄的一点收入，地主盐霸又向盐工征收“田粮”。“田粮”是当时盐工最痛苦的一项赋税。粮官用大斗进小秤出的方式征收的不算，还要附加“消耗费”，“脚儿钱”，“票儿钱”等。“脚儿钱”就是运费，欺骗盐工粮要运到城里缴皇

粮，要付运费。缴了粮，盐霸付给票证，还要盐工交票证成本费，即为“票儿钱”。黄连垭老盐工姚合友说：“我们给地主刘成辉搬盐水，不按月付工资，而是年终结算一次。我们没文化，记不起帐，平时借点零用钱，由他东算西算，结果一年到头还得不到半年的工资。”盐乡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盐工头上三把刀，税多租多利息高，一旦解雇把口讨，饿死荒坡尸骨抛。”

地主、盐霸把盐工当奴隶。盐工为了生存，给他们当牛做马，廉价出卖劳动力，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有时甚至24小时，一天要搬六七口井的盐水，才能维持生活。不管天晴下雨，坡陡路窄，都要翻山越岭去劳动。由于劳动时间长，疲劳过度，有的盐工跌入横坑或倒入盐锅；有的天黑行路去搬水，滚岩落水而死。倒筒、飞车把人打死打伤的事故时有发生。黄垭乡熬盐工人李光炳、姚黑儿熬盐时不慎滚入盐锅，当即烫死，悲惨情景难以言状，盐霸还估逼其家人把尸首抬回自己掩埋，说“雇人做活，拿了工资的，不包死伤！”盐工们悲叹“搬水熬盐是吃阳间的饭，做阴间的事。”盐工们劳动条件差，生命无保障，生疮害病被解雇，而致离乡背井，弄得不少盐工妻离子散，甚至饿死他乡。民谣“青年进工棚，老年钻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就是当年盐工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

军阀连年混战，需要不断扩军，农民和盐工除了忍受种种压迫剥削外，还要承受抽丁拉夫的痛苦。1933年前，国民党军阀以招募新兵，支援打仗为名，强行在南部抽丁拉兵。“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穷人的独子也难逃脱抽丁的厄运。团总、保长、甲长、排首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楠木乡横